

# 他们凭“小人物”成为“大明星”

罗馨儿

小人物一直是文艺作品中的重要角色。如何扮演小人物，是对演员演技的极大考验。银幕上，我们见证了无数通过饰演“小人物”成为“大明星”的演员。虽然貌不惊人，但他们用具有烟火气的表演，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普通人的角色，用平淡无奇的面孔，演绎出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。

让我们跟随作者，一起来探寻那些平凡面孔背后的价值。

——编者

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步伐的加快，电影创作的蓬勃发展，观看电影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。当今时代是大众文化迅速发展、传媒高度发达的自媒体时代，个人的信息传播和群体的咨询互动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度。电影作为“第七艺术”，已成为承载国人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的重要媒介。

从这个层面来说，一些以普通大众为表现对象的电影，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日常生活图景、追溯历史人文，具有主流文化特质，贴近大众的审美习惯和价值观，也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性光辉的银幕“小人物”形象图谱。

这其中，涌现了一批通过饰演“小人物”成为“大明星”的演员。个中佼佼者，比风头正劲的“流量明星”更能辐射到广泛年龄层的观众群体。大时代里的“小人物”，微而不弱、凡而不俗，是大众在自媒体时代的“揽镜自照”。观众希望在大银幕上看到能够代表自己的形象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在影片中，“小人物”们往往有明显的缺点或人生危机，观看他们解决问题、战胜困难，观众能产生情感共鸣，并完成自身的身份确认。

从表演的角度来看，演员对小人物的塑

造，往往带有一定的个人形象特质，注重塑造典型性格，并兼顾喜剧感和幽默感。总体表演风格较为通俗、浅显、晓畅，具有“人间烟火”“下里巴人”的趣味。演员的台词、表情和行为动作，贴近日常状态，以弘扬坚韧耐劳、苦中作乐、朴实节俭、善良仗义等优良品质为出发点。可以说，“小人物”表演是最能代表和反映时代社会风貌和人文价值观的表演形态之一。

电影表演的性格和气质，无法摆脱时代的整体性格和气质。大时代为小人物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、表达自己的背景舞台，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成为了普通民众以及人文风情的具象化身。这背后的动因，是对个体命运的体恤和关注、对人生困境的悲悯和消解。电影中的“小人物”表演，与其说是描绘一个社会群体或职业身份，毋宁说是表现一种精神、一种生存哲学。这一类表演塑造、沿革或重新定义了哪些文化人格？这些文化人格的本质是什么，又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态？这些问题，都为考察演员表演和作品提供了多重视角。我们也期待，能在银幕上看到更多的小人物，他们正是时代最真实、最直观的记录者。

## 葛优：在冷幽默、黑色幽默的不露声色中，彰显人物的智慧、内涵和洒脱

在华语电影史中，葛优是首位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华人。从商业角度来看，早在2010年，葛优主演的三部贺岁大片票房总和超过10亿，他因此成为国产电影票房史上最早迈过10亿元大关的男演员。

葛优的表演功力在内地男演员中独树一帜的高点，其章法是在冷幽默、黑色幽默的不露声色中，彰显人物的智慧、内涵和讽刺性，其表演也就充满了可读性，余韵悠长。葛优的外形精瘦，标志性的秃头和整体偏小的五官，传递出一种精明、灵活的神韵。在影视作品里，葛优带着似笑非笑、高深莫测的表情登场，或者露齿而笑、或者启齿而笑，便能掌控整个场面的表演节奏和重心，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故事性的小人物就此立住，总能赢得观众的会心一笑。

他既能演绎夸张的、卡通式的丑角形象（如《围城》中的李梅亭、《让子弹飞》中的

马邦德）；又可以达到严肃的、富有内涵的表演深度模式（如《赵氏孤儿》中的程婴、《卡拉是条狗》中的老二）。从1985年作为演员出道以来，葛优在大银幕小荧屏上塑造了太多小人物形象，《编辑部的故事》中的李冬宝、《霸王别姬》中的袁四爷等角色，都是国人心目中的经典。

在艺术创作中，葛优的表演处理以“收”和“藏”为主。但他与张丰毅、姜文、巩俐、章子怡、梅艳芳、张国荣、周润发等表演能量充沛的演员进行艺术上的“碰撞”和“过招”时，却能丝毫不落下乘，而愈发显现出内秀、老道的定力，这主要还是源于其深厚的表演“内功”。

葛优自1990年代起以出演《编辑部的故事》走红，并出演了多部根据王朔作品改编的电影，身上有浓重的北京文化的印记，是“京派”文化在演员方面的代表人物。他银幕形象中的市民气、狡黠感，和一份“顽主”式的洒脱与智慧，让他成为观众追捧和喜爱的对象。富有意味的是，2016年，一张当年葛优在《我爱我家》中瘫坐沙发的剧照忽然无预警地在网络上走红，画面中，葛优懒散、放空、松弛的姿态，打动了当下“宅男宅女”们的心灵，成为风靡一时的“网红”“表情包”，从中不难看出大众话语模式和审美趣味的变迁。



上图：范伟在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中饰演丁务源，表现出一种八面玲珑、独善其身的人格典型。

右图：张译在《鸡毛飞上天》中饰演在改革开放后自主创业的商人陈江河。



上图：黄渤在《101次求婚》中出演相貌平凡的男主角，最终抱得美人归。

左图：葛优在《让子弹飞》中演绎了夸张的、卡通式的丑角形象马邦德。

（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）

## 范伟：有一种“邻家大叔”式的亲和力，十分贴近观众的心理距离

演艺圈中的喜剧明星不胜枚举，但是像范伟这样横跨曲艺界和影视界、具有持续的观众好感度和业内认可度的演技派演员却不可多得。

范伟身形微胖、面相憨厚，眼镜下笑容可掬的脸显得质朴却又不失小聪明。一口带着口音的普通话，语速迟缓、慢条斯理，仿佛在边想边说，却总有些词不达意的笨拙。

多年表演经验的积累和一系列经典角色的走红，反复锤炼出范伟独特的喜剧形象。在小品《卖拐》（系列）红遍大江南北之前，范伟已在春晚舞台上塑造多个平凡可亲的小人物。后来的《老大的幸福》《马大帅》《乡村爱情》等电视剧更是逐步奠定了范伟高度风格化、符号化的艺术形象。而在《芳香之旅》《耳朵大有福》《看车人的七月》《求求你，表扬我》《即日启程》《南京！南京！》《道士下山》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等华语影片中，范伟无论戏份多少，都能贡献出精湛而不着痕迹的高质量表演段落，为影片增色。

范伟塑造的角色，总透出一种“邻家大叔”式的亲和力，有种独属于凡夫俗子的老实本分、怡然自得，十分贴近观众的心理距离。在这样的

形象基调下，他通过平实自然的表演方法，传递出不同角色的外部特质和内心世界。最为可贵的是，范伟的银幕形象，既能让观众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善意，也老道地讽刺了角色的局限。观众能从他的表演中，体察到一个个真实的、立体的、多面的灵魂，就像看见世俗中的芸芸众生。

譬如，《耳朵大有福》中的王抗美，热爱文艺、疼老婆、有担当，却又有些抠门和虚荣；《求求你，表扬我》中的杨红旗，淳朴憨直、见义勇为，却偏执到近乎愚昧；《拉贝日记》中的唐先生，不择手段保护家人，最终依然招致惨祸。2017年，范伟凭借在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中饰演主人公丁务源，获得了第53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殊荣。影片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，运用大量的静态镜头，黑白色调、节奏舒缓，极具连环画式的古典美。在节制的镜头里，范伟有许多中景、远景表演，以及背影、侧影的表演，他自成一套的身体语言和行为节奏，略有架空却十分细腻，表现出一种八面玲珑、独善其身的人格典型，揭示了一类小人物特有的生存哲学和处事智慧，其表演也就达到了另一重文化高度。

## 黄渤：自带一股顽强而蓬勃的草根气质，尤其擅长塑造小人物

自2006年从影片《疯狂的石头》中脱颖而出以来，黄渤凭借银幕上过硬的业务水平和漂亮的获奖履历，以及银幕下低调谦逊的作风和高情商言行，持续地“刷新”着他在观众心中的好评度。

2013年，黄渤共有四部影片《西游·降魔篇》《101次求婚》《厨子·戏子·痞子》《无人区》上映，累积票房19.1亿元，这一年也被媒体称为“黄渤年”。2014年国庆黄金档期间，曾出现“黄渤承包国庆档”的现象。他主演的《亲爱的》《心花路放》以及《痞子英雄2》三部影片同时于十一期间上映，票房总和达11.72亿。2017年，黄渤个人生涯所有电影的累计票房已过50亿大关，成为整个华语区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之一。

配音专业出身、歌舞俱佳的黄渤，带着一股顽强而蓬勃的草根气质，尤其擅长塑造在极端处境下、顽皮中带着癫狂的小人物，表演技巧多变，具有较强的观赏性。黄渤不但能出色地完成喜剧表演任务，还可以多层次地塑造人物，帮助影片抵达更深层的境界。出道初期，

黄渤以饰演都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起步，通过《上车，走吧》《生存之民工》《一诺千金》等影视作品，初步建立起一个憨直、坦率、质朴的劳动者形象。《疯狂的石头》发掘出他过人的喜剧天赋，黄渤因此成为诸多喜剧电影中的常客，进入创作的繁荣期。而在《斗牛》《无人区》《记忆大师》《亲爱的》等正剧中，黄渤对复杂人性的细腻呈现，或张狂或收敛，总能让观众惊喜，看到小人物身上潜藏的巨大能量。黄渤对角色的塑造具有兼容性，人物的特质被他精准地捕捉并呈现出来，却又始终统一在他个人挥洒自如的魅力之中，演技水准发挥稳定，也给影片的可看性提供了保障。

黄渤的成功并非偶然性的“逆袭”，而是表演天赋、艺术积累、生活经历和产业发展合力作用下的必然产物。同时，黄渤所具有的形象标识：平民的身份、奋勇的精神、乐天的心态、坚韧的生命力、自嘲的态度，以及从小人物到英雄“逆袭”等，都是普通大众整体表情气质和典型形象的人格编码，其表演形态也就承担了时代表情的代言作用。

## 张译：将自身痕迹降到最低，贡献了“整容般的演技”

张译多年来在小荧屏上勤恳耕耘，参演了多部大热剧集，如《士兵突击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《生死线》《雪花那个飘》《北京爱情故事》《辣妈正传》《鸡毛飞上天》等。虽然貌不惊人，但张译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却能令人过目不忘，具有说服力。在演技上保持高质量的张译，近年来，获得越来越多参演电影的机会，《匹夫》《亲爱的》《黄金时代》《山河故人》《追凶者也》《绣春刀·修罗战场》《红海行动》等影片中，张译一人千面，贡献了“整容般的演技”。

无论是扮演痛失爱子、凭着一腔信念苦苦支撑的绝望父亲（《亲爱的》）；还是古道热肠、幽默开朗的作家蒋锡金（《黄金时代》）；或者铁血坚毅、充满军人气概的蛟龙突击队队长（《红海行动》）……性格背景截然不同的角色，都极具代入感。张译尤其擅长用多重的、甚至互相矛盾的方式来塑造人物，达到一种微妙的状态，产生丰富的意味。一些机智而独具匠心的表演处理，更是堪称神来之笔，令人叫绝。譬如在《山河故人》中，张译饰演的年轻煤老板买了新汽车，迫不及待地要向恋人炫耀。车被恋人不小心撞坏，张译先是流露出心疼却死要面子的

神情，为了更进一步地呈现人物，他临场发挥，又踹了车一下以示毫不在意，孰料真的将保险杠踢坏，一下子挑破了人物那种强撑的状态。犯罪片《追凶者也》中，张译饰演的反派董小凤，介乎于悍匪与笨贼之间，状态反差较大，甚至具有一定的跳跃性——有时他是疯狂凶狠的杀手，有时却蠢笨、不着调。这两种外放而夸张的表演形态，被张译用“示弱”的方式调合在一起，表演状态的转换由人物的处境和深层逻辑串联，从而产生一种真实感，没有流于面具化、符号化。

从外在形象来看，张译的感觉更接近于一个当代都市里的小人物，职员、“北漂”、老板、创业者、小男人、年轻父亲等等，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，就像当下在高速发展的城市里，那些浮浮沉沉的平凡个体。张译的表演，总能把自身的痕迹降到最低，“藏”进每个角色背后。但是挥之不去的是他的那股“轴”劲，总能从角色的眼神里感知，从角色的行动力和能量里感知，这也许正源自于他在现实生活中始终坚持演员梦想的那份执着。

（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后）

## 相关链接

### 日韩的“小人物影像簿”

与我们相邻的日韩影视圈也盛产专长于“小人物”的演员，而他们所塑造的“小人物”则各不相同。

#### 薛景求 [韩国]

代表作：《海云台》

薛景求是韩国知名男演员，对于小人物的细腻刻画和准确拿捏一直是他的鲜明标签。

灾难片《海云台》是薛景求的代表作之一。片中，一位地质专家在观测中发现，一次罕见的巨大海啸正在逼近海云台，然而灾难防御厅却不以为然……尽管灾难是主题，但里面对于几组小人物的刻画才是影片最为核心的、撼动人心的部分。在空前的灾难面前，这些普通人的情感，构成了这部影片的血肉。薛景求在片中饰演一名憨厚的船长，他将角色对邻家女孩的倾心、自责等微妙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

#### 渥美清 [日本]

代表作：《寅次郎的故事》

《寅次郎的故事》是山田洋次的经典之作，也叫《男人之苦》。从1969年一直拍到1995年主演渥美清辞世前夕，这一喜剧电影系列共有48部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系列电影。

小眼睛，大方脸，一成不变的礼帽、旧西装和坎肩，寅次郎是个无赖又无害，“一无是处”又善良热情的乐天派，也是日本经典的“小人物”形象。几乎在每一部影片中，他都会出一趟远门，在异地思念故乡，爱上一个姑娘并被抛弃。当红女明星客串“寅女郎”是每一部《寅次郎的故事》的极大看点，但反讽的是，全无英雄光环的平民寅次郎只能博得女郎的好感，而非真正的爱情，她们的恋人最后都会出现，留下寅次郎默默离开，继续漂泊流浪。寅次郎每次回家时经过的田野，傍晚晚经寺的钟声与惊鸟，还有晴空中的一枚风筝，这些不断复现的画面，总会给滑稽的闹剧增添一些敬爱和感伤。而通过主角的脚步，山田洋次的镜头串起的是美好的自然和人文风光，以及30年间日本社会的改变与恒常。

